

历代史论

一
函
四
册

歷代史論卷之七

六朝

明太倉張溥論正

魏滅夏

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勒時慕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不能有也

自晉失之

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皆入於堅

自堅得之

桓溫經畧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慕容復與呂

光僭竊

慕容復燕呂光據梁

燕涼始貳姚萇弑堅盜長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爲三

涼始自爲分

乞伏氏介於秦涼之間稱西秦既而亂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

燕亦是爲分

劉裕匡晉亂南燕後秦咸殄裕東還後漢復陷於夏

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滅西涼復西秦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

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

魏之兵力遂極一時之盛

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太

武壽之始光元年也熹卽位四年而滅夏

承夏一事而滅說

丁又八年而滅燕又二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卽

克伐夏則未易也夏之興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問

夏亦自京敵

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

萬勒銘城南陰山之僕不弱於魏熹立一年而勃勃死

惜其亡之速

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熹決謀西伐先

破長安後圖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頡攻禽之悉徒飛翰亡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熹幾不免

魏屬有天幸

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後燕之強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

後遠先難而後易無蓋以赫連爲建領也蒙遜包禍滅親勃勃凶殘害物

魏明於用兵之勢

揆以天道災富及

身然物情之所惡

事理固然

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敢聘其車轍乎

反應

天助

赫連定合燼於平涼沮渠無諱跳迹於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即洒涕陰檠奉表建康終於老

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孫執升曰中原淪喪竊據紛紜至魏而漸相統一然其最難滅者無如夏夏一舉而燕涼固已不勞餘力篇中寫赫連則極形其強盛寫魏主則半爲之危懷究之強盛者身先死危悚者功竟成說到天意所在則雖有由葉同歸於燼懲前警後固自具有深旨

魏滅北涼

西秦之乾歸弑于公府南梁之僞檀鳩於熾磐

以二人形出蒙遜

兩人雄伯敢國不免凶終竊兵厚凶自貽其

毒

落句緊捷

抑悖怒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弑君踴時河西淫忌烈戮閭庭無禮新臺之變閩人

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二族竟保者終享年六十八在僞位者二十三年其得天

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

先說疑案

獨不信歟遜孫病死菩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雅量國人

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纂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卽喪身

殞國爲世僂笑牧犍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於沙門

汚濁已甚

李氏傳嬖於宮

掖朋行淫佚甯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畧蒙遜存時嫌釁已見

自是有名之師

牧犍無道適授以

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

也應前不李順初使於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李順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厲詞折之伊散請主決討水

草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貢人謂均矣收其依棲魏朝猶以武威公主之戚國亡不知齒列貴臣未幾賜

死女襲母爵或疑太武好殺不仁然充髮傷權之女不嘗爲秦王熾磐后乎傳權困敗歸秦父子俱死

彼恃婚姻而來昏雖亦復何有身即死於婚姻收其於魏又何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於蒙遜也不得已而臣

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又引二事以相形爲夏所殺北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略弘速遣太子入

侍魏不從而請迎於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他國者以不入魏也收其入魏至此始入罪魏意

復死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銳降之威亡王尙凱議親之典眞大愚不解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孫軌升曰蒙遜弑段柔竊據河西荒淫虐殺繼之不改其習魏師壓境而導出降國亡不恤猶

以威誼列於貴臣天興乎賜樂於魏武時幾毒於涼彼雖婚媾猶仇讎也視顏倫生未幾茲斃通篇

皆罪狀涼主未持帶入魏說蓋欲以殺降與議親配成一妙結耳事固有過白湊合但非明眼人不

能拈出

魏平仇池

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引宋書說起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驍傲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愍之捷搆

圍陷之聲齊之皇皇定命先驅致陷南城全盛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旃旗蘭臯失險功烈

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龍爲亂將宋書注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

明劉真道之能冀平也民楊儼忽見於漢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

叙楊氏事

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苻氏之亂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

於乞伏乾歸無于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

贊美楊氏二子

盛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師也盛素稱

薄於晉宋武帝受禪封爲武都王盛承秦晉義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立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

事宋帝

父子各忠於所事

立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於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立死欲以其國授

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感於妻言廢之自立於人生變遽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

將思吞黑水

有大志而竟至奔亡亦復何益

傾井洛而併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

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

何反

爾乃而控弦復發何以明忠信於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祚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也今亡

仇池者長君也煽妻煽雌

結難當自立案

宵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爲決計欲

爲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於熾磐王后死賢於沮渠昭儀是亦難當妻之流

結得有韻致

而懷望不遂者乎

孫執升曰叙次楊氏條理井井自難當廢兄之子致保顯奔魏而兵戈不息沈池失守牝晨家索爲

戒昭然道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而事勢已無及通篇據事則實書用筆則虛宕微文點綴殊足耐

人尋思

劉裕篡晉

夫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微時符瑞拒而不答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辭大

度先用亦沛公匪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梓曰史書詭譎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基址非常帝心內喜草

相而言中用領軍佐殊異格達之見不負信桐葉道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法稱辭論尤鑿若

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故凡人貧賤好奇異微人情之言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哉惑世衆久而厭之

卽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欲言破佳不信奇怪意常情然也帝令王韶之弒旨安帝於東堂其時可

以郊壇卽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四弒之一人弒二主其情不忤謂應昌明二帝之議夫大逆不再

此事何可數見再則有憂亂臣賊子猶震而懼焉王莽弒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弒高貴鄉公其子炎不弒

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識芒刃再見結殺二主意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

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強者也殺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辟休之爲胡益所逐北走入秦奸之

人國也去其異己傷其本枝古今同術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引漢高來結與起意相應善殺

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弒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孫執升曰災祥之事習則生厭弒逆之術久而益工名論可垂不朽

元魏寇宋

宋高祖殂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弒太武帝更謀伐何偃

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敵國相持此義固不可不知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

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崤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

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地經行仁之

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善不就小

名絕大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爲知已用

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二人心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

戈其心亦魯肅王猛之心乎事苻堅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笑斤等環阿虎牢毛德祖誓以死守

宋雖挫折魏亦殺傷再說攻城不如畧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慮公孫表權累縱反間於奚斤魏主殺表

後文帝以其微聞主慧龍主弗問也勞以墮舊聞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谷悲苻增

之不遇也結得有

孫執升曰兵以義動乘危迫險皆非義也崔浩不欲伐喪意在爲魏布義聲而徐俟宋之隙初非危

江南地也卽子敬之於吳景略之於秦亦皆爲其國長計遠慮何嘗有天王正統之念在其所懷但

文人廟中有此一番妙論不覺因事抒寫耳若必據爲不易之說恐猶買蟲之不可語於冰○宋魏

並起落得嚴緊用間作收結得淡遠中間議論光明正大皆有闢世道之言勿以篇幅無其更改求

益之見

徐傳廢立

宋武帝年踰不惑始生少帝晚而有子愛且過甚此是禍本遂至失教敗德臨喪不衰遨戲無度徐羨之傅

亮謝晦與檀道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計圖黜陟於具少帝夕寢龍舟朝出東閭跡雖不順非得已也

特寬徐然必使邢安泰弑之悻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惡義真當次先列其罪徒降庶人少帝既弑禍

心未已又弑義真武皇陵土未乾二子相繼勦戮伊尹桐宮豈若是乎不得引伊尹爲口實傅亮迎文帝東下引

見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覺廢本末悲號嗚咽亮即自度不免晉大天早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

殺之謂其難乎爲君羨之等罪不當克即固三年始死伏劍已晚史言亮畏世路屯險著演憤論少帝

失德感蛾成賦初奉大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辛有穆生諸贊稱其見微即彼

知幾甯讓傳迪然有君而賊之君可無死而死之難逃試君之罪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簞之臣篡成則

王不成則族舉事之始非不日與死鄰也明知必死故一爲之冀其職成是以佐理卿相生匪僻之心

古今多少王鎖簾罹塗炭之禍李斯不斬廢降不思上蔡凡人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爲弑功名豈弑逆所居

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聞也謝世基與晦同死臨刑爲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

行難涉不怨身謀而傷世俗祇自愚耳人亦文人自文其愚也

孫執升曰營陽廢死蓋段見殺顧命諸人非誠莫道通篇只起手非得已句略放鬆一步以下五段

皆斷斷無恕詞蓋愛子失教過在武帝若身親受遺而遽行弑逆誅戮乃其自取文辭口舌豈能蓋

厥愆乎諸人紛紛適以彰其不智

彭城王專政

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歷方任領朝權號稱強敏又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

彭城本質自好

彌日忘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具爾之戚

文氣飛揚大有情致

周旋帝側內外無慕即終身令名為漢東平

可也迺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誡世弄兵豫章奉以為名遂至促命向者寵榮適為禍刃然瑕釁所出

義康實不與聞

孽非已作殊堪悼歎

人啟其隙而身當其患則謂之何劉湛為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即傾景仁

欲自專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為羣共謀推戴凡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為義康計

長久哉

小人情事

爾苟幸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常疾篤義康流涕蹙然以幼主為懷胤秀等即圖訪舊事議

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

以小人而度君子心迹固不相侔

不知其坦懷憂思係心本朝也

孔熙先感義康救父之德力懷報效嗚呼欲忠於文帝莫若助以敦睦

兩相敦睦方為完美

欲忠於義康莫若勸

以止足熙先不念張約扶台育之讜言而計出於羊勝公孫詭

此最

何其悖也范曄酒狂善琵琶豐妓

妾薄父母門胄雖華物望不及熙先輕屬以大事

所託又非其人

又所往來者法畧道人法靜尼之徒細人傳

言妄犯禁密即欲不敗其道無繇睡等既死義康益危蓋骨肉讎生事迹章著間義康者義康猶得誅

之事

勢明透

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白口明也豫章兵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

此至

遂無

掩被冤酷其何以免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長

歎夫處盛貴形迹之嫌居局畏託足之衆尊親如義康猶然本為下者可知已

孫執升曰彭城未嘗爲逆揜被之殺由諸人累之也但彭城素無學術不明大體其所引用皆險阻之徒故其在朝廷則誤於劉湛孔胤秀等在豫章則誤於孔昭先范曄等一誤再誤至於橫兵四起羣奉爲名而彭城之禍遂不可支篇中於羣小則極形其狂逞於彭城則特致其矜惜起伏頓宕波瀾老成可稱論事之極則

宋文圖恢復

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碭碭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冰既合

具有

先見必復南來既姚聳夫敗於安頡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槽道

濟師捷高梁亭猶以食絕還旆蕭師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却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幣折而求和策已

下矣元嘉政令鮮失佛狸亦性不好殺

再提筆
申說

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

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關兵南雍徐兗豫青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

用兵

之害春燕巢林前鑒不

脩復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讎漢武洗白登之辱

不得藉口古人

不聞如是顛覆也顧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

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山羗胡繇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衆

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畧中原非迂也

放駭一筆

王玄謨既敗遽合元景等還使劉康祖戰死王羅

渙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

此用兵所當知

千里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

所失不在此

知擇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跋大逐狡兔驅駿馬而繫其足也即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買德

樂碣礮避申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立讓頓刃滑臺貪復好殺不綏河洛歸民而征求梨布此則為將之失將成之功隳於一旦試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魏人而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嘗笑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丈人惡小子將帥非其人自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是當國者之失

孫執升曰關外專征擇帥為急宋文有大志而所任非人故兵雖屢出訖無成功篇中亦不言中原之必不可圖而但言任將之失其道誠探本之篇論

宗愛逆節

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武聰明威靈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仲不能遠暨刁可為其後五子爭立戶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王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諸賢不能無過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經史通大義王所奇愛既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明晃之才畧虜惶怖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弑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以加也刑餘闔茸威福過恣間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之迫戾生也此例定罪極其確當繼而弑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賊人再逆率土俱痛廟堂晏

如無執簡書紙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沃之筆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韓立吳土余於余疑愛謀奪

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殺余彼惟殺至而不知執立直是等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

生生死直一夫也令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負孫詡定策矣當亦事

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湯侯抱濟入平城即帝位具愛周五刑夷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二綱絕而復明惜

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猶恨誤君子謂有逸罰焉

孫執升曰閹尹職供內庭勢憑城社故常易於作姦乃至賊太子殺親王弒二帝則其專恣為甚矣

且太武威斷自已出特以信任僉邪遂至變生不測然則左右執御又何可以近而忽諸篇首責

在廷之緘默篇末恨姦逆之緩誅

太子劬弒逆

劬始生三日文帝往視之無風墜帽潛將產之夕有鵲鳥鳴於屋上兩人竊乏怪異先見先示天產不

祥其有懼心乎袁皇后初生劬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攬幔禁之世謂其自援戎毒然叔向之母能知伯

石豺狼不能殺伯石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興其猶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人力哉是殆有潛生而母

死潘淑妃養以為子愛潘特深潘不念也劬弒帝殺潘淑妃剖視其心潘反謝劬云下情所願曷食母

鏡食父劬潘兼之合殿之變君子曰固也下筆嚴道百奚官賤婦能為巫東陽公主應閭婢王鸚鵡與

之善稱於公主託善鸚召入宮劬潘惑事之遂與歌舞詛呪帝進始左道之為禍也其始僅婦女之玩

流珠之異既矯誣逆行臣弒君子弒父頌言可為文帝乎日不簡赦二子巫風戾聞及王鸚鵡出嫁陳

天與領隊始誚讓太子後事敗又不忍罪蔽所愛而後其毒皆帝自為也伊賊道有變服匿東宮復隨

濟出入帝急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能加一巫婦人其事亦奇巫婦人何能為挾愛子而重也罪又在帝

謀廢勛賜濟死久不自決徐湛之江湛各欲立所親助為猶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

者事之賊也文帝殺子而不斷江祐置君而不成敗猶一轍也皆失之袁淑王僧綽咸為帝死忠矣然

淑辭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帝裁兒委蛇偽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總一需之為笑

孫執升曰劭濟惡逆前此所無而養成之者則自文帝始蓋巫蠱敗露道有伏藏帝欲加罪而行之

不斷皆需之為誤也至為帝謀者為帝死者或自願所私或遲回觀望情事雖異於黨逆忠節未見

其立成難生愿表取笑千載雖欲辭之又焉得而辭之

南郡王之叛

武帝七男少帝義真為徐羨之等所弒殺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

南郡王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眾三千助先鋒為國稱有功事平論敘加羽葆鼓吹

給班劍封子諡母所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愚也用濟軍容出愚質少

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即見大任至封濩便與魏太武寫亭格

購斬佛狸長圍衝車盱眙不下墨翟之守勇猶過之其才似亦可用文帝崩聞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

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適得罪太武始與弟秀南還討劬之役爽與有勞兩

人皆可無反

將藏魯
摠一筆

驟而狂獫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武事成非彼所期

即奉義宣亦利其闔下可制易於自爲

義邪立心如此說得可畏

非真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閨庭外惑游說

密治舟甲剋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魯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

再分說
魯爽

遣府戶曹逆版補義宣天子以

臣叛君聚族耀師談笑俄頃不當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真數妄男子揭竿爲戲

來說

又極可笑

豈待魯秀痴人之歎知其必敗哉薛安都驛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

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

牢之義宣始疑質劉謔之顏樂之相甚間質策皆不行繇是質頭入

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與師命將即以義振任人而疑事必背裂

言之瞭然南郡焉能不敗

羣叛鳥聚復自猜貳

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崔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決戰義宣昏沮不出衆遂離散

大勢去者歟不復台

理眞而語鍊

鋒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爲孤雛而我自視爲鷺鳥齊建卽墨項籍江東

猶或難之

宜其就死

義宣其何能哉

孫執升曰義宣稱兵事由臧質臧質英雄自命其推奉義宣以其庸闇易制義恭之書亦屬確論但

義宣於質其始失在輕信而冀有非望其終失在多疑而遽取敗亡一信一疑舛錯失節至坐地興

嘆而禍已莫振焉中寫臧質是一姦險人寫魯爽是一狂妄人寫義宣則是一愚昧人三人始事皆

著績王家乃乘已成之功而蹈誅髡之禍則臧質尤爲罪魁老奴誤我義宣固已含冤入地

竟陵王之振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驍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尅弘農關陝元凶劼立

沈正顧琛說誕倡義其將劉季之有奔牛塘之捷

功在討追

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憚禍欲具乘輿法物

奉迎誕持不可既上流平定

功在執正

王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爲懿親有功大城崇寄周公其

人也

文致振拔

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服遂起抗兵武帝仇人其弟弟亦反之以仇投表城下罪帝宮

聞有狐緩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戮誕左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其負禍獨酷雀鼠哀生

叫呼天地

如聞慘毒之聲

其視南平附劼身懼後天喪魂食毒尤足悲矣賀弼始諫誕拒命抽刀不怒將佐邀

降謝以飲藥池義奮死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璵之五寸在建業沈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

濟携誕子景粹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雖然夫慕義有臧洪韓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

身辭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尙殺二十餘口築爲京觀不憐泣天顯而鯨鯢

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侍直夢覺失髻髮席陵城海陵夷孫千與大馬請立六慎門又

五首士狂易見鬼怖哭城上白布旛帝誨亡德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

爲誕原情故仍歸咎於帝

天狗流血之災帝亦當躬受之非獨竟陵也

孫執升曰竟陵屢立大功人心所曰逆形未著輟廷遽信人言詔貶其爵且倉猝用兵激之使叛通

蕭於誕無厚誥益深痛帝之忍於骨肉也夫誕之動烈早著於南朝誕之心跡見諒於四子而帝之

蕭於誕無厚誥益深痛帝之忍於骨肉也夫誕之動烈早著於南朝誕之心跡見諒於四子而帝之

屠戮不免太慘則災變吉凶當不僅爲竟陵而見蓋南郡無可辭之罰竟陵有富原之情分辨得明方見作手

廢帝之亂

孝武二十八男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弑逆孝武倡義廢帝寄命建康囚於侍中下省廢帝親歷艱危將見

誅夷卒保無恙度居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即尊未幾過惡甚於昌邑千百二十七事

以此自誨光之弑尙云罪浮其慙子勛次在第三廢帝有太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景雲停殮口不

進郎琬決謀反戈內何然尋陽甲兵未動湘東已廢昏自立爲子勛者東身歸命優游子勛自亦當出此亦

長策也鄧琬陶亮袁粲等才畧不彊妄萌大志子勛十一歲兒惟其所爲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囚

傳首爲世所悲休仁不仁助樂爲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勦死子問考孝武諸子終始用下一筆未嘗不

泣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子勛子房子瓊死以十一歲子鸞子仁死以十歲其他幼小鋤戮者乎不能

盡知也國君害喪孩重成羣飲食不離保母言之於邑言動制於左右閭闔之外事不及知伐斧相尋支體

已裂或死於其兄或死於諸父刃頸見迫痛生王家夫廢帝不立子向子鸞子師不死子勛不叛松滋

兄弟不誅天故生之又故殺之此不知不多另多凶其是謂與路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險虐

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享積厥躬可發深省而毒流嬰孺末世亂若家禍國豎往往而然書記

微子之命古韻悠然有以哉

孫執升日子業受璽後傲惰無威容蔡興宗即知爲國家之禍自是淫虐無忌至以疑似欲殺子勛
兵端始起雖身死竹林而戰爭不息孝武諸子殄滅無遺此亦於廢帝用一筆點過以後却言孝武
子禍之酷蓋孽積毒流前人之惡固足累其後嗣也然則欲綿本支之緒者燕翼貽謀何可不慎

宋明帝北伐

明帝在位七年與魏和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重之勢積仇之劫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北降

此兵端之始

請兵自救華眾敬慎子見誅甘心逞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追師老氣竭賈元友陳伐魏取陳

蔡之策劉劭斥其狂謀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由輪臺

末路知爲斯

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殺

子勛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夷狄

卽屠戮骨肉彼陰賊狠戾以爲骨肉之患

何至以之相殺

等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

仁入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雛

一勇一怯其未已見

魏人兵臨則喪師蹙地善戰

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強

大有發笑之聲

明帝滅親則勇當敵則怯

後日螟蛉非種

蒼梧非明帝子

禍流氈幄索虜左衽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

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以信清蕩可必

興宗兩進忠言

明帝從其言轉危爲安子勛既敗薛安都歸

命帝命張永沈攸之將十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聽也燭兵示威

難四決顛覆之際用言而興

四語明聽

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於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